

SERIES STUD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16 ● 汪熙 主编

金元外交 与 列强在中国 (1909-1913)

吴心伯 著



清末民初是中美关系史上纷繁复杂的一页。美国塔夫脱政府为推行在华“金元外交”，先后挤入湖广铁路借款，推出锦瑷铁路计划和东北铁路中立化方案，接洽币制实业借款，组建四国和六国银行团。为了维护和扩展各自在华政治与经济利益，美、日、俄、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演出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闹剧……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汪 熙 主编



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

(1909—1913)

吴心伯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惠平 邬红伟
责任校对 陆宏光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16辑)

汪 熙 主编

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

(1909—1913)

吴心伯 著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579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82 000

版 次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书 号 ISBN7-309-01888-5/D·119

定 价 1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清末民初是中美关系史上纷繁复杂的一页。美国塔夫脱政府为推行在华“金元外交”，先后挤入湖广铁路借款，推出锦璜铁路计划和东北铁路中立化方案，接洽币制实业借款，组建四国和六国银行团。为了维护和扩展各自在华政治与经济利益，美、日、俄、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演出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闹剧。

本书大量运用司戴德文件、诺克斯文件、美国国务院档案和清外务部档案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系统深入地研究了美国在华“金元外交”的缘起、演变和影响，结构严谨、叙事清晰、文笔流畅，在许多问题上有独到见解，是研究清末民初中美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主编前言

美国对华“金元外交”是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中，推出的一个复杂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导致了一场复杂的结局。它的扑朔迷离，令人费解，有时说不清楚，常给历史学家带来一些难题。

在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后的10年，美国总算找到一个可以付诸实践的政策（“金元外交”）来填充这项比较抽象的宣言。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发展是“金元外交”政策背后的推动力。但是它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亮相的。中国的清王朝正面临覆灭的命运，而诞生的却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民国，它同已推翻的清王朝一样，仍在耍弄“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列强的威逼与争夺的夹缝中，不敢说“不”，丧权辱国的进程还在加速进行。欧洲则政治风云低迷，处于大战前夕，列强勾心斗角，大搞纵横捭阖的年代。英国既担心德国的崛起，又不愿开罪可能牵制德国的法、俄、日；对美国咄咄逼人地侵入它昔日的亚洲领地，深感不安，因此对威胁日、俄利益的“金元外交”采取了冷漠甚至抵制态度。德国寄希望于美国在亚洲钳制日、俄，牵制英、法，因此对“金元外交”采取了不太勉强地靠近美国的暧昧态度。在日俄战争中，受到美国支持的日本，正在同它昔日的宿敌——沙俄，背着美国几度密约，联合抵制美国势力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

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严格地说，美国当时还不具备以“金元外交”来实现“门户开放”政策的条件。从国际金融实力的对比上讲，美国要运用“金元外交”这个政策作为有力的外交武器，还有点力不从心。纽约金融市场的实力还不能同伦敦相抗衡。在军事上，

美国在太平洋的舰队一直处于日本炮舰威胁的阴影下。在策略上，阅历不深的美国外交官还蒙在鼓里，受日、俄密约的玩弄。另一方面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发展，驱动它有扩向中国市场的强烈要求。于是司戴德其人应运而生了。作为一个美国派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基层外交官，司戴德对其他列强（特别是日、俄）在中国的侵夺有较深的感性认识。他感到美国在华利益正在受到威胁，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华盛顿应有所作为。在与纽约的大财团加深交往以后，更增加他的信念，终于离开了国务院的要职，弃官“下海”，仆仆风尘地往来于华盛顿——纽约——北京之间，游说于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力图以“金元”在中国筑起一道美国围墙，或力图在列强争夺中国的棋盘上植上一颗关键性的“金元”棋子。但形势比人强，司戴德疲于奔命跋涉并没有使他的梦想实现。在“金元外交”的酝酿与结束过程中，美国三易总统，各行其是，最后都是在为如何才能体现“门户开放”政策的精神，如何才能真正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如何才能……，争论不休。于是参加银团，退出银团……出尔反尔的闹剧出现了。

“金元外交”虽暂时收场，但因此引发了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影响则是深远的。由于“金元外交”活动而形成的日美对峙局面，没有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消失，也没有因为华盛顿会议体制的建立而有所削弱，最后在太平洋上迸发的冲突，其结果是尽人皆知的。

做“金元外交”这个题目是从研究司戴德开始的。1987年我应邀到康乃尔大学讲学和研究，在康大图书馆详尽地阅读了有关司氏的档案（司毕业于康大，逝世后所有的日记、信函均捐献给康大图书馆）。1990年又在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查阅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手稿和档案，深感“金元外交”是一个场面很大的课题，它虽是塔夫脱任内的事，但是它的形成、发展与结构过程前后贯串了三届总统。它所触及的国家包括英、美、德、法、俄、日等六国，几乎囊括了

当时所有的欧亚强国。在与吴心伯博士商讨研究课题时,他不畏艰难有志于探究“金元外交”,后来又赴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进一步挖掘梳爬有关原件和文献资料,颇有所获。吴博士是一个研究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我很高兴他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探颐索隐,钩深致远的研究,他把这一段扑朔迷离的过程理清了头绪并进行剖析。我相信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会引发中外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段历史更多的思索。

汪 熙

1997年4月于复旦校园

前 言

在中美关系史上,塔夫脱总统执政的四年(1909.3—1913.2)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四年中,美国的资本和外交空前活跃地卷入了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从1909—1912年,美国先后通过湖广铁路借款、锦璦铁路借款、诺克斯铁路中立化计划以及币制实业借款,大力扩张美国对华投资,拓展在华政治经济利益,同列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其间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基础的“门户开放”原则也被积极地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扩充了新的内容。就决策者对中国问题的重视而言,就对华外交开展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塔夫脱政府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美国政府。

从列强在华竞争的格局看,各大国对中国利权的掠夺在宣统朝时期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英、法、德、美、日、俄六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他们控制的金融资本集团,为了攫取在华贸易、投资及政治利益,施展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竞争中见妥协,联合中见对抗。美国在挤入湖广借款后,与英、法、德财团组成四国银团,继而又纳入日本和俄国,成为六国银行团。它们一面共同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力图榨取更多的权益,同时又互相倾轧,明争暗斗。各国在华外交官和财团的活动,反映出列强之间两种不同的对华策略:一种是瓜分中国,各在自己控制的地域内控制一切,其代表是日、俄两国;另一种是保持中国的完整和门户开放,以便共同宰割,共享利益,此以美、英、德为代表。塔夫脱政府对华外交的方针就是联合英、法、德,利用清政府,以达到突破日俄东北“势力范围”的目的。清政府为了阻止日俄瓜分东北的企图,也把美国视作抗衡它们的重要砝码。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和列强之间在华政治与财政关系都呈

现出一派纷繁复杂的景象。

从远东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这四年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历史阶段。日俄战争改变了远东地区旧的力量对比关系,日本取代俄国成为该地区最富侵略性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因素。日本的扩张不仅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对美国在远东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美日矛盾自西奥多·罗斯福当政后期即已显现,但只是在塔夫脱上台后,美国远东政策才走上以日本为主要对手的轨道,美日关系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转折,并由此揭开了此后三十年日美对抗的序幕。从更广阔的背景看,这四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风雨欲来”的紧张时刻,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而相互竞争与勾结,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同盟,虽然对抗的焦点在欧洲,但它对远东的国际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对华外交的挫折与失败,就鲜明地反映了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对塔夫脱政府的对华政策及该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美国学者起步较早,成果颇丰,专题著作(包括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已达十余种之多。其中如赫伯特·克乐利的《司戴德传》(Herbert Croly, *Willard Straight*),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John Reid, *Manchu Abdication and the Powers*),韩德的《边防与门户开放》(Michael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以及斯科尔斯的《塔夫脱政府的外交政策》(Walter Scholes and Marie Schole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Taft Administration*),等等,或以资料丰富见长,或以立论精辟著称。但是这些著作也存在着两点明显不足,其一是很少甚至没有直接使用中文材料,其二是未能从中国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建国以来,国内学者从帝国主义侵华史以及铁路史的角度对美国在华“金元外交”作了开创性研究,在中文资料的发掘以及史实的论述与评价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论文或著作大多是个案分

析,没有把塔夫脱政府的对华政策和“金元外交”作为一个完整的专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此外,由于条件的限制,也未能充分利用外文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的档案材料。因此,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运用较丰富的中外文材料,比较系统全面地探讨美国对华“金元外交”的缘起和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1989年秋,博士导师汪熙先生建议我以塔夫脱政府在华“金元外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次年,我与汪先生合作写成“司戴德与美国对华‘金元外交’”一文,分两次发表在《复旦学报》(1990年第6期和1991年第1期)上。以此为基础,我于1991年秋完成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6—1913》。1993年初,笔者关于美国“金元外交”的研究课题得到国家教委“八五青年人文社科基金”的资助,使对该专题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1994年,我又利用赴美从事访问研究的机会,查阅了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诺克斯文件以及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国务院档案,所获甚丰。在此基础上,对博士论文进行补充和修改,成书出版。书中错谬之处,尚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为文始末,从选题到定稿,得到汪熙先生的悉心指导。他向笔者提供的司戴德档案材料及其他大量外文资料,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关键。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先生的关怀惠我良多。值此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Sino-U. S. relations, the period of Taft administration (1909. 3—1913. 2) is an important episode. From 1909 to 1912, the United States took part in the Hukuang railway loan and the Currency-Development loan, and proposed the Chinchou-Aigun railway project and the Knox Neutralization plan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open door” principle, which was stated as the guideline of U. S. policy towards China by John Hay under the Mckinley administration, was actively put into practice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The vigorous U. S. financial and diplomatic activities in China also exert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late Ch'ing Dynasty's finance and diplomacy. A systematic and incisive study on American China policy in this period will help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Sino-U. S. relation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eriod of 1909-1913 also deserves greater attention. The Russo-Japanese war of 1905 altered the old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Orient, and as a result of it, Japan emerged as the most aggressive and dangerous factor on regional political arena. Japan's expansion in China not only harmed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but also challenged U. S. interests, both real and potential, in the Far East. Tension in U. S. -Japan relations

loomed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but only after William Taft came into power did the U. S. Far Eastern policy begin to take Japan as America's primary rival. This adjustment brought about the first turn in half a century's U. S. -Japan relations since Meiji Restoration and opened the prelude to their rivalr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decades.

Diplomatic entanglements among major powers caused by Taft administrations "dollar diplomacy" in China mirrored the complicated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fore World War I.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major European powers and Japan formed two contending military blocs. Although their contest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urope, it also considerably affecte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 Standing devoid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llies on the playground of power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suffered frustrations one after another in pursuing "dollar diplomacy" in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ajor imperialist powers' plunder for interests and rights in China basically followed two different lines: the first, pursued by Russia and Japan, was to dismember China and to gain the monopoly within their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other, adop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Britain, was to preserve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the "open door" so as to squeeze jointly this decayed empire and share the interests and rights obtained. The Taft administration's diplomatic maneuvers in China were intended to join hands with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and to take the use of the Ch'ing government for the purpose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Russian and Japanese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Northeast

China. Meanwhile, the Ch'ing dynasty, cognizant of the danger of dismemberment of the Northeast by Russia and Japan, attempted to take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important counterpoise against them. Unfortunately, both "dollar diplomacy" and Ch'ing dynasty's diplomatic tactics of "allying with America" proved to be a failure.

This book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its Far Eastern policy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Chapter Two explores the Taft administration's diplomatic initiatives towards China and Washington's decision to force its way into the Hukuang railway loan. Chapter Three takes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chou-Aigun railway project and the Knox neutralization plan. Chapter Four deals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Quadruple Consortium and the negotiation of the Currency-Development loan. Chapter Five probes into a major adjustment of the tactics of the "dollar diplomacy"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which l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Six-Nation Consortium. Chapter Six reviews the difficulties that the "dollar diplomacy" encountered in the negotiation of the Reorganization loan, and tries to explain why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decided not to support the American Banking Group's continued activity in China. In the last chapter, efforts were made to analyze the essence of "dollar diplomacy," reasons for its failure and its impact on the U. S. Far Eastern policy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fore World War I.

目 录

主编前言	1
前言	1
英文提要	4
第一章 20 世纪初年的美国与远东	1
第二章 “金元外交”之出台	21
第三章 锦瑗铁路与诺克斯中立化计划	40
第四章 币制实业借款	86
第五章 六国银行团的成立	111
第六章 美国退出六国银团	125
第七章 “金元外交”评析	140
附表一	156
附表二	157
附表三	157
附表四	160
主要参考书目	164
注释	170
中英译名对照表	205

第一章 20 世纪初年的美国与远东

(一)

20 世纪初年的美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国的行列,它拥有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并开始了在海外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

南北战争后的 30 年,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1880 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即已赶上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到 1890 年,更占到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 31%,相当于英、法两个老牌资本主义的总和(英国为 22%,法国 8%,德国 14%)。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促使美国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大力扩展海外市场。从 1897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14 年,美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首先,对外贸易在这一时期比内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发展得更快,出口额从 1900 年的不足 14 亿美元,增加到 1914 年的近 25 亿美元。其次,输出和输入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00 年,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品中占 60%,工业品只占 35%,到 1914 年,工业品已占到出口的将近 49%⁽¹⁾。商品输出的迅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同时也表明美国的国内市场正日趋饱和,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美国就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1903 年和 1907 年),其中 1907 年危机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发生的,生产的下降非常剧烈,工业的核心部门——钢和铁的生产分别减少了 40%和 38%,失业人数高达 160 余万人。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资本家和政治家越来越关心对海外市场

的占领。20 世纪初年,美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欧洲和拉丁美洲,远东所占份额并不大。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徘徊在 1% 左右,但增幅较大,1899 年的对华出口额比 1895 年增长了近 2 倍,1905 年和 1906 年,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上升到 3.5% 和 2.5%⁽²⁾。同时,美国在中国的进口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1908 年,美国对华出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10.4%,仅次于英国(18.4%)和日本(13.3%)。中国是美国重要的棉织品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被视为巨大的潜在市场。1909 年入主白宫的威廉·塔夫脱(William H. Taft)总统指出:“中国在觉醒。它接近着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不得不增加它的贸易,并增加它以美国作为顾客和贸易对手的重要性。”塔夫脱政府的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Knox)也强调,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一切国家在该处都有机会”⁽³⁾。工业化也推动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已经出现了垄断组织,到 19 世纪末,垄断资本已全面确立了在美国经济中的支配地位。20 世纪初,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工业部门,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所控制的生产额通常达 50%—90%。高度集中的工业资本同高度集中的银行资本直接结合,在美国形成了 8 大财团和 60 家族,它们控制和支配着美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随着金融资本的膨胀,资本输出日趋重要,对外投资迅速增长。美西战争前夕,美国在国外的投资总共只有 6 亿 8 千多万美元,到 1914 年,已增加到 35 亿 1 千多万美元。在 1898—1902 年以及 1908—1915 年间,美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扩张⁽⁴⁾。在促进资本输出的努力中,银行家和国务院扮演了重要角色。

20 世纪初年,美国在对华投资方面落后于英、法、日等国。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先是向中国索要“租借地”,强行划分“势力范围”,继而争夺矿山开采权和筑路权。在美国第一次大规模扩张海

外投资期间,华美合兴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于1898年获得粤汉铁路的筑造权。后因该公司违约将大部分股权出让给比利时资本,清政府于1905年将该路的筑造权收回。由于列强在华投资权往往与势力范围相联系,美国又是主要大国中唯一没有捞到势力范围的国家,美国资本在中国的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随着第二个海外投资高峰的到来,美国政界和金融界都对中国产生了新的兴趣。塔夫脱总统在1909年7月表示:“美国的资本,现在正向中国瞩目。因此,我特别急于要做的,就是促进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⁵⁾

20世纪初年的美国业已跨入了帝国主义列强政治扩张的行列。在世纪之交,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在美国盛行一时。海军将领马汉(A. T. Mahan)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鼓吹美国应放弃内向的资本主义、危险的孤立主义和改变军事上的软弱状况,作为主要的商业、工业、军事和外交大国确立它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马汉强调,美国如果具备了这种竞争精神,就会迎来国内繁荣和国际安全。否则,就会在不久的将来为敌人所包围,并肯定被摧垮⁽⁶⁾。马汉尤其重视建立太平洋霸权的重要性,他曾在1898年向海军战争委员会建议,在中国东部的舟山群岛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以保护美国商船在东亚的航行。曾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亨利·洛奇(Henry Lodge)是另一个有影响的扩张主义者。他在1895年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中立政策和门罗主义是富于远见的政治家在建国之初为美国对外关系制定的两项伟大的原则。但是,以为我国的对外政策就停留在那里,或者让这些基本原则以任何方式束缚美国人民的前进,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洛奇赤裸裸地提出,为了取得在太平洋上的商业优势,美国应该控制夏威夷群岛并保持它在萨摩亚的影响。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也是对外扩张的狂热鼓吹者,他在1898年野心勃勃地号召:“和英国一样,我们要在全世